

青少版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宝 / 库

呐喊

鲁迅

Na Han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SHANGHAI PEOPLE'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

· 青少版 ·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宝 / 库

呐喊

鲁 迅 / 著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呐喊 / 鲁迅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7

(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宝库)

ISBN 978-7-5322-5178-0

I. 呐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小说—选集 IV. I21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7774 号

世 / 界 / 文 / 学 / 名 / 著 / 宝 / 库

呐喊

责任编辑: 张 翠 吕 进 装帧设计: 付莉萍

封面绘画: 丁 玲 插图绘画: 李 倩 排版制作: 胡金娥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恒美印务(番禺南沙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6.25 彩插: 5P

200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0000 册

ISBN 978-7-5322-5178-0

定价: 8.00 元

策划: 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

网址: www.dolphinmedia.cn

邮箱: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:

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 电话: 027-68754624



作者简介

鲁迅 (1881—1936) 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原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1918 年 5 月，他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，并首次使用笔名“鲁迅”。他弃医从文，一生笔耕不辍，为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生前出版了小说集三册，散文集两册，杂文集十五册，通信集一册，文学史著作两部。

前言

《呐喊》收录了鲁迅在1918—1922年间创作的十余篇中短篇小说，旨在描摹“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”，“揭出病苦，引起疗救的注意”，为新文化运动“呐喊”助威，“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”。

作品真切展现了中国从辛亥革命到“五四”运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民众生活画卷，刻画了阿Q、狂人、孔乙己等一批典型人物形象，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，深刻剖析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观念，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以及渴望变革社会现状的迫切愿望。

鲁迅擅长以“白描”手法塑造人物和勾勒场景，三言两语则人物呼之欲出，场景历历在目，鲜明生动，极富艺术感染力。

编者

呐·喊



目 录

《呐喊》自序 / 1

狂人日记 / 9

孔乙己 / 24

药 / 31

明 天 / 43

一件小事 / 53

风 波 / 57

头发的故事 / 68

故 乡 / 75

阿 Q 正传 / 88

端午节 / 143

白 光 / 154

兔和猫 / 162

鸭的喜剧 / 169

社 戏 / 174



《呐喊》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。又有什么意味呢？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当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当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

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——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路途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——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^①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自便。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。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。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医生的议论和药方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，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

① N 指南京，K 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。作者于 1898 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，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。

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業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。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。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

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。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。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。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——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方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。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^①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，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^②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

① S会馆指绍兴县馆，在北京宣武门外。作者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，住在这会馆里。

② 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，常于公余（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）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，后来辑成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和《六朝墓志目录》两种（后者未完成）。

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^①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没有人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

① 金心异指钱玄同，当时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委员之一。

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。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。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

说是一件侥幸的事。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